



榮軍鋤奸記

沈默君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榮 軍 鋤 奸 記

狄 默 君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由“榮軍鋤奸記”等三篇故事集成。“榮軍鋤奸記”是寫一個復員的榮譽軍人，由於提高革命警惕性而破獲一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故事；“進城”寫解放戰爭中偵察兵深入敵後偵察敵情及捕捉俘虜的故事；“小流兵”是寫抗日戰爭中江南新四軍的一個司號員的故事。

書號 783 字數 161

榮軍鋤奸記

著 者 沈 默 君

青年·中國青年出版社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門外大街老舍書堂印刷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2.18 字數 28,000

定價 0.20 元

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5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目次

榮軍鋤奸記.....	一
進城.....	二六
小號兵.....	四

榮軍鋤奸記

一

落花村裏最近出了件新聞：胡家媳婦的肚子忽然間大了。照說，女人懷孕是正常現象，算不得稀奇。但稀奇的是：胡小癩痢是個反革命分子，大軍過江的那一年，他跟國民黨敗兵一起逃跑了。有人說半路上他被敗兵的汽車壓死了，又有人說是掉下河淹死的；總之，胡小癩痢這個人是不在人間了；他的未亡人立志替他守節守到如今，何以忽然間肚子大了呢？

村裏有三個老太婆，合起來有二百歲。她們都有個不太好的習慣：就是愛說張家長李家短。譬如，王家的媳婦同婆婆吵了嘴，徐家的姑娘扯了一丈二尺布，這些事她們都是第一個知道。這天晚飯後，三個老太婆閑下無事，又自然而然地湊到一起。

「扯一句謊是小狗！胡家小寡婦的肚子準有六個月出頭！不信你看她穿的褂子，下秋的鈕子都扣不上囉！……」翹嘴巴奶奶每次都是第一個發言。

「嘖嘖嘖！……」

「我估猜，小寡婦肚子裏的不是外種！」

「你說是她公公？……」

「想想不該講！小寡婦年青漂亮，會看上那個老癩痢頭？」

「莫非是來保？……」

也不曉得是哪個好小廣播的人把她們的話廣播了出去。

二

來保是個民兵，首先民兵們就不饒他。他老婆又是頂愛吃醋的女人，也沒打聽清楚就和他吵了一架，一口咬定要和他分開過。來保跟她講理講不清，一賭氣就同意分了家。鍋碗瓢杓分了，罈罈罐罐分了，剛劃好房子的分界綫，他老婆反而息火了；躺在床上不起身。原來，他沒打算真的分甚麼家，祇不過借此機會整一整來保，沒想到弄假成真，下不了台。來保見她兩頓飯滴水不進，慌了手脚，連忙跑出來討救兵，找調解員周金榜。

周金榜是個復員回來不久的榮譽軍人。一身擔任着好幾個職務：鄉調解員，公安員，民兵軍事教員；最近民兵隊長上縣裏受訓，他又臨時代管民兵隊的工作。事多人忙，差不多天

天要出席會議。今天他剛從鄉裏開會回來，扛了把鋤準備下田放水。半路上被來保截住，他鋤沒落地就上了來保家。足足勸說了三個鐘頭，才算把來保老婆勸起床。

他走出來保家又碰到翹嘴巴奶奶攔路告狀，說她家的鴨子在河邊上不見了一隻。當然，這是公安員份內之事，不能推。他只好耐着性子從頭到尾聽她把經過情形講了一遍，又把那隻鴨的特徵、鴨毛的顏色問清楚，答應明天替她找鴨，才把她打發走。

趕回到自己家，天就黑透了。他一隻腳剛跨進門檻就看見金榜嫂板着臉坐在灶門口，兒子站在鍋台邊哭鼻子。他心中有數，知道她是在生他的氣。正想解釋却被金榜嫂佔了主動。

「你還記得家呀？天還早得很呢！大人孩子餓着肚子等着你回來開飯！」金榜嫂說着站起來，拍拍圍腰上的灰塵，轉到鍋前，沒掀鍋蓋却指着牆上貼着的一張紙條，「你自己立下的規矩：十二點鐘開中飯，六點鐘開晚飯。哪一回你守這規矩的？不是早就遲了！」

周金榜無可奈何地啞笑了一下，掏出手巾替孩子揩鼻涕：「本來早就回來了，因為翹嘴巴奶奶的鴨子不見了一隻……」

金榜嫂臉上還沒放晴，一面從鍋裏往桌上端菜一面咕囔着：「真是朝廷的官管的寬！出息倒不小，革命革了五六年，回來就管雞管鴨？」

周金榜本想說：「你怎麼這樣認識，這也是工作，」後來想想還是不說為妙，在這種情況

下，最好的戰術是只守不攻。她這人他了解，向來說話刻薄，其實對革命倒是蠻有認識的。往年，他在山上打游擊，她就是游擊隊的秘密情報員。被敵人抓過，吊過，上過老虎櫟。爲革命吃過不少苦頭。

果然，金榜嫂見他不作聲，不好意思再說下去。悄悄地把一碗燉鷄蛋推到他面前。

剛放下碗筷，門吱喀推開半扇，燈籠光一亮，一個人輕手輕腳走進來。

聽聲音金榜嫂就知道來的是誰，她眉頭一皺，臉上現出厭煩的神色來。也難怪她厭煩，來的這人是個被管制的地主。

「你來作什麼？」

「嫂子，沒事哪個敢來打擾你喲！今天是月半，攤……攤我彙報思想。……」

那人說話的聲音顫顫抖抖的，像是剛從餓牢裏放出來的一樣。他進來以後，吹熄了燈籠，輕輕地把門關嚴。縮頭縮腦往門角落一站。

這人六十上下年紀，禿頭，猴臉，尖下巴上的鬍子跟狗尾巴草似的亂七八糟糾纏在一起。穿一身灰不灰、白不白的汗衫褲，上漏肩膀，下露膝頭。一年四季身上臭烘烘的，人見到他不由得不得不連想到茅缸板。別看此人眼前這付可憐相，從前可是抖過威風走過紅的人。三十里上下哪個不曉得分水嶺落花井的胡大先生。兒子當鄉長。一條冲的好田好山都歸他所

有。糟坊是他家開的，紙坊是他家開的，油坊還是他家開的。他官名胡子美，可惜美中不足，胡氏門中兩代都是癩痢頭，百醫無效。因此，人們背後都叫老癩痢，小癩痢。

老癩痢是見人不敢抬頭的，連見着拖鼻小孩還請安問好。照他自己的解釋，是「向人民低頭」。今天，他一進門就苦焦着臉，哀聲嘆氣：「這半個月來，我的思想……」他嚥下一口唾沫，接着像和尚唸經似的一口氣唸道：「自從人民政府對我寬大政策，我好比苦海無邊回頭是岸，人民政府好比我重生父母再生爹娘……」

周金榜有點不耐煩，把小本子一合：「早就跟你講過，彙報思想不要唱高調，怎麼老不改？簡單扼要點，揀主要的講！」

「是是！」老癩痢一連哈了兩個腰，又嚥下一口唾沫，然後細聲細氣說，「常言說，『寡婦門前是非多』，這句話可叫我應上了。自從我那個害人民的兒子下世以後，我天天勸我兒媳改嫁，她尋死上吊不答應，做夢也沒想到她……」以下的話他似乎不好意思說下去，把話頭拐了個彎，「本來年輕人逢場作戲，這也是常有的事，其實蠻可以明來明去，不必七窩八窩的。如今政府新章程，婚姻自由……」

金榜嫂向來當丈夫辦公時不多嘴，可是今天她却忍不住插了一句：「你說話不要拖泥帶水！婚姻法上說的是婚姻自主，多啗有過婚姻自由這條章程的？瞎說白道！」

老癩痢臉上的肉忽地一收縮，眼睛眉毛都皺到一起，兩腿直哆嗦：「我說錯了！我說錯了！該死該死！」說着一連打了自己兩個嘴巴。

周金榜敲敲桌子：「好啦好啦，快往下說！」

老癩痢吱吱唔唔說下去。周金榜才聽出點頭緒，一句話歸總，他說他兒媳似乎跟來保有不清不白的關係。

「你有什么證據？」

老癩痢頭一伸，向前走攏一步，說得很神秘：「是她自己對我坦白的！……」

這話，周金榜白天就聽到人傳說，但他不相信。老癩痢走後他坐在燈下想着：來保這個人平常表現還不錯呀，怎麼會和反革命分子家屬亂搞男女關係呢？……

金榜嫂在納鞋底，她嘆息道：「來保這個人樣樣都好，就一門不好，喜歡跟姑娘家七搭八搭的！」

「嗯，他的生活作風是有點不正派，我不曉得批評過他多少回，他老不改。真氣人！」周金榜真的生了氣，他站起身來，打算立刻就去找來保，狠狠地熊他一頓；明天再召集民兵開個會，整他一次風。但仔細一想，又覺得不妥當，已經邁出去的步伐又收回來。心裏說：你看你辦事多冒失，沒調查研究就下結論。弄得不好又要吃批評！

提起吃批評，周金榜這年是有不少的經驗。才復員回來那半年，因為在部隊裏生活慣了，乍回農村，總覺得一切都不合脚步。譬如，民兵集合上課，一個鐘頭都集合不齊，幹部辦事不乾脆，這些現象他都看不慣，因此在工作上表現得急躁，不耐心，容易發脾氣；一着急就說：「這樣搞下去，哪一天才能到社會主義？」他雖然生活在農村，但生活方式還是按部隊的那一套做，穿的是軍衣，坐、立、行講究姿態，見人行軍禮。就為這個還鬧了回笑話：有一回，他在路上遇見鄉長，他很習慣地往路旁一讓，立正敬禮，鄉長呢，從來沒當過兵，慌的手忙腳亂，又舉手，又鞠躬，末了他說了一句：「老哥，你我天天見面的人，就免了這個吧！」

也許是拿槍桿子拿慣了，也許是留戀軍隊生活，他對民兵訓練抓得很緊，上起課來很嚴格，一點不含糊，不管誰做錯了動作，一定要重來。民兵們給他擺弄得直叫苦，最初都有點怕他。但這項工作進行得也不十分順利，曾經鬧下不少禍。今年二月間，有一天晚上，他教民兵夜間戰鬥動作，課目是排進攻。因為這個課目比較活潑，又是在野外進行，所以民兵們很感到興趣，下了課以後大家都不想散，一致要求演習一遍。民兵隊長指揮上不大內行，一定央他代替指揮。他把隊伍佈置開以後，就下了口令：「目標正前方四百公尺獨立家屋，第一班向東，第二班向西，第三班跟我……」

也不曉得是他事前沒交待清楚，還是小伙子們情緒高，他「來」字剛喊出口，呼的一下，二十幾個民兵從田坎底下跳上來就跑，清嘶亂叫：「衝呀！殺呀！」第一班一色是二十歲上下的小「燒包」，喊得最響，跑得跟閃電一樣，一眨眼工夫上了翹嘴巴奶奶的草屋。好，這一下可闖下禍了，豬圈牆給他們蹬倒了半邊，屋頂給他們踩通了四五個大窟窿。翹嘴巴奶奶一家子正在夢中，就聽一陣衝殺聲上了屋頂，也不曉得出了什麼事，駭得不輕，後來知道是民兵，你說她能罷休？她又是頂吃不得虧的人，平常人家鷄飛到她菜園裏啄破了兩片菜葉子她都要罵半天，一下踩通她的房子，那還了得？你看她罵吧，拉開大門指着屋頂罵：「殺得來吶？造反吶？連槍都不會放就要上屋，你們真的當了兵還要上天咧！……」屋頂上的民兵連屁都不敢放一個，都溜了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和民兵隊長兩個人，硬着頭皮替翹嘴巴奶奶砌豬圈牆，補屋頂漏洞，整整忙了一個白天，這還不算，區長知道了，狠批評了他幾句，羣衆又提了不少意見，回家來又挨老婆褒貶，拿他自己的話說：是「三面受氣」。

想起這些事，周金榜心裏就有些三暢快，他嘆了口氣，說了一句：「農村工作真難辦，哪有部隊痛快！」他不覺又想起部隊來：我那個班的人，目前不曉得怎樣了？上個月陸長喜來信說，張大明和老趙抗美援朝志願上了朝鮮，小楊保衛海防到了福建。瞧人家，那才像個革命的樣子，我呢？成天猴在這山溝溝裏，淨管些囉哩巴嗦的事，人家鴨子不見了，找我，

夫妻吵嘴打架，找我，寡婦的肚子大了，也找我！咄！……

三

周金榜剛起床就接到鄉裏緊急通知，說劉塘圩江堤吃緊，要動員民工前去搶救。俗話「救水如救火」，不用動員，村裏的幹部、民兵、凡是得力的人都自動報了名。吃過早飯，周金榜就帶着隊伍出發了。他原來打算處理來保的問題，只好暫時擱下來。

就在他們出發的那天晚上，村裏又發生了意外的事。

傍晚，翹嘴巴奶奶開後門倒灰，她無意中瞧見跳板旁邊的水「咕嘟咕嘟」直泛泡泡，她直當魚打花，沒在意。不料那水泡越泛越大，一個大水泡泛過之後，水裏冒上來一個怪物，頭比臉盆大，滿臉滿腦袋上長着紅通通的毛，頭頂心長着一支角，眼珠子碧綠，一閃一閃發光。非猪非牛，這是啥東西？老奶奶打出娘胎沒見過，他眼睛一黑，腿肚子發了軟，身子晃了兩晃，趕緊扶着牆……

老奶奶被孫媳婦架到床上，到底是上了年紀人，受不起驚駭，頭漸漸地有了熱度，直到二更天才見退。老奶奶從四十歲那年春天死了丈夫，秋天又死了兒子就吃觀音齋，頂相信鬼呀神的，連鷄鴨得了病都求籤問菩薩。解放後也沒大轉變，今天，忽然間闖見妖怪，她哪裏

還有心思睡覺？她有意無意地把她近幾十年來所說過的錯話、做過的錯事都反省了一遍，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不至於因果報應；只有一件事大，她想起來了：上上前年，王老頭家的牛病了三天不吃食，是我多了一句嘴，「王老頭，你還發什麼楞？還不趁牠有一口氣趕緊賣給宰牛的馬老四殺了。」那牛一連看了我好幾眼。……她睜着眼睛躺在床上胡思亂想，正應上「越怕鬼越有鬼」的那句話。約摸三更天過後，她突然聽見河邊上「哦——哦——」兩聲嚎叫，那叫聲尖得刺耳，尾音拖得很長，比狗哭還淒慘，比狼嗥還怕人。這一叫不打緊，她不由得打了個寒噤，接着，身上的汗毛都豎將起來。她迷迷糊糊地彷彿聽見，那嚎叫聲越叫越近，不太會工夫，已經叫到門口稻場上了，嘩嘩一陣鐵鍊子響，接着就是羊叫。……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她才隱隱地聽到窗口一聲接一聲的雞啼。

老奶奶一夜沒合眼，天亮爬起來，拉開大門就上了牛屋。牛拴得好好的，正在嚼草。可是扣在樁上的她那隻心愛的羊却不翼而飛。

她的老乾姊妹們得到了消息，都端着早飯碗趕來。

「好不容易呀，可憐，我牙齒縫裏省下來的糧食餵的雞，雞下的蛋，一百二十個大雞蛋才換來那隻羊，多好的一隻羊啊！……」老奶奶越說越心疼。

「可惜，可惜！你看破些吧，強如害場病吃藥吃掉的！田裏多收幾斤稻子就在裏頭

了。」

得到老姊妹們的同情和安慰，老奶奶心裏才稍微好過些，但她心裏還有一個結解不開。她的老姊妹們昨晚都睡得很甜，沒聽到過什麼動靜，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，只好各人憑各人的經驗瞎估猜：「是狐狸？」「是狼？」「是野豬？」……

老癩痢不知什麼時候也站在稻場邊上，他咂咂嘴又搖搖頭，看樣子似乎很同情老奶奶的遭遇。平時在這種場合他連邊都不敢沾，可是今天他見是幾個七老八十的老太婆在說話，所以胆子略微大了些。他半自語地插道：「我也說不準，瞎猜猜：照『西遊記』書上說，頭上長角的是山妖，水裏出來的是水怪。今年雨水多，怕的要遭水災！」

老奶奶雖說頭腦有點舊，但階級界限是分得清楚的，她像看見狗屎一樣，一連吐了幾口唾沫：「呸呸！大門口講話要你路邊上人插什麼嘴？你是什麼東西？也配跟我們講話！什麼妖怪不怪妖，新社會裏沒得妖怪。你再造謠言，把你細起來送到大牢裏去！滾！滾！」

老癩痢沒想到連他昔日視如草芥一般的老太婆也敢像罵狗似的罵他，世道變的不可想像了。他頭一低，計上心頭，「咄咄」打自己兩個嘴巴：「打嘴打嘴！」

村裏有個王老頭，爲人好奇，又愛貪點小便宜。往年農閑的時候上山打過獵，這幾年眼

力不行了才歇手。他聽到老伴說翹嘴巴奶奶撞見了妖怪，心裏直發笑：什麼妖怪呀，一定是老太婆看走了眼。我看還不是山上下來的野貨，老子捱一晚上不睡覺，打牠狗×的喝燒酒！他把那管多年不用的土槍翻了出來，擦了擦。到晚上人家都睡了他不睡，四兩燒酒喝得醉醺醺的，把土槍往窗戶台上一支，人往窗戶裏頭一站，就等撿便宜。

好容易等到三更天，「咳，有動靜了，河邊上水響，咳，叫了，……哎呀！這是什麼野貨叫？不像獐子，不像麝子，是獅子？是老虎？……」王老頭心裏正疑惑，蹬蹬一陣蹄子響，一個四不像的東西闖進街，比牛矮半截，比猪高一頭，頭上有角，兩眼發綠。……他心頭「嘿咿嘿咿」跳個不停，來不及瞄準就開了槍，「噠」——光聽板機響，槍口不冒火。他一時慌張，竟忘了上底火。一槍沒打響，他再也沉不住氣了，槍一丟，趕緊關上窗門，一頭鑽進灶門口草堆裏。

四

來保這兩天好像情緒不高，很少見他說話，連抬土都不打號子。周金榜本想找個機會跟他談談，可是，大庭廣衆之下那些話似乎不很方便談。吃中飯歇工的時候，來保却主動來找他。

「金榜哥，我到底犯了什麼法？村裏人見着我就像見着地主似的，有意見公開提嘛！」來保說這話時很激動。

周金榜正蹲在江邊上洗手，他若無其事地微微一笑：「不要疑神疑鬼，爲人不做虧心事，半夜敲門心不驚。」

來保越急越講不出話，唾沫星子直濺：「我……我做過什麼虧心事啦？你是看我長大的，也說這種話！」

周金榜的臉漸漸嚴肅起來：「一個人不怕有錯，就怕有錯不改。你我都是民兵，民兵就不同一般羣衆，處處都應當起模範作用，哪怕是生活細節都不能隨隨便便不照顧影響。」

來保臉一紅，咬了一下嘴唇皮：「是的，我生活作風是不好，喜歡跟姑娘家打打鬧鬧，可是我從來沒幹過那種混賬事呀！再說，我結過婚之後就很難得跟姑娘家說句把笑話。憑空給我扣上一頂黑帽子，這個冤你要替我伸！」

周金榜反問一句：「難道羣衆會憑空栽害你？」

「那要看什麼樣的羣衆，翹嘴巴奶奶向來看見駱駝就說是象的人，她的話能作數？」來保說這話的口氣有些傲氣。

周金榜有點生氣，他站起來：「說這話的人，不止她一個。照你這種說話，你自己一點